不舍董先生

（美）陈九

《侨报周末》总编刘倩女士发来短信，仅仅几个字:董先生几小时前去世。我以为看错了,或她发错了,连忙打电话过去核实。她颤抖的声音告诉我，这是真的。她刚刚跟董先生女儿碧雅通话，是碧雅亲口告诉她，董先生于 12 月 19 日上午在纽约他入住的康复中心,因心脏病猝死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三岁。

据董先生女儿碧雅说,自她母亲今年五月去世后,她父亲始终生活在悲伤孤独的丧妻之痛中,无法自拔,甚至多次想到死。她这个说法与不久前我探望董先生的印象相吻合,他对我说,陈九啊,我一夜夜睡不好,总觉得蓓琪(董妻)没走远,她肯定躲在什么地方跟我捉迷藏,我要把她找出来,找不出来我也不活了。我望着董先生真诚的眼睛无言以对，紧张得不知如何安慰他。他与蓓琪相濡以沫五十多年,伉俪情深我们都知道。但蓓琪去世给董先生如此大的打击,已到生死地步,这让我不免慌乱,我希望董先生好好活下去,继续把他的哲思文采展现给世间,可蓓琪,毕竟不在了呀。

有人说董先生的离去是善终，一是高寿，二是没什么痛苦。他毕生著作等身,创造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丰碑,可以说死得其所。这个说法即便不错,也过于理性了,我难以接受。对我来说,董先生是生活中的良师益友,是我文学生涯的精神支柱，他像对待学生一样鼓励我帮助我，二十多年来，这份深深的情感与所谓功名荣辱无关,是两个同类人的忘年之交,可遇不可求。无论理性怎样清醒,我只需要情感的“糊涂”。

此刻我脑海里只有与董先生交往的情景，一幕幕像未经剪接的纪录片来回播放。印象最深的是 2003 年秋天,我和太太一起去他家探望。蓓琪为我们煮咖啡,把我们带来的鲜花插进花瓶里,不断说,太漂亮了,太漂亮了,谢谢。到晚饭时分,我们表示想请董先生夫妇一起去一家上海餐馆吃饭。蓓琪说她不去了,让董先生跟我们走。她的态度像对待孩子一样,董,你去啊,去啊,你不是喜欢中餐吗?搞得董先生恭敬不如从命，高高兴兴跟我们下楼,那副轻松愉快的表情啊,浸透了蓓琪对他的深情呵护。

那晚我们聊得好尽兴,先叫了一支红酒,老板又送了一支红酒。董先生很喜欢喝红酒,也颇有酒量,正好跟我搭配得天衣无缝。我们坐在最里面一张桌子,很有点雅座的感觉。董先生说起他的童年,青年,还有在美国留学的生活,兴奋得像个小伙子。还说他喜欢京剧,陈九,你不是会唱吗,唱两句吧,我想听呢。我环顾四周,客人不是很多,因为快打烊了。我问老板可以吗?谁想到老板是个爽快汉子:唱啊,我也想听。“劝千岁杀字休出口,老臣与主说从头……”,当然不敢亮开嗓子唱。老板送的那支红酒就是这时端上来的,喝吧,还有呢。我再没见过那么潇洒快乐的董先生,完全本色呈现。我唱时他还为我打点,在桌上敲击着,十分沉醉。他说陈九啊,你脸都红了。我也说,董先生,您看看自己吧,也红了呀。我们哈哈大笑,时光在几十年前的老上海和纽约间徘徊,眼前的情景仿佛变成发黄的照片,甚至可以听到汽笛的鸣响,我们完全沉浸在往日时光里,享受着美妙的怀旧情结，董先生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喜欢怀旧的。

这一幕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连做梦都是董先生打拍子的样子，轻轻摇着头。他那天穿着蓝色西装上衣,下面是一条灰裤子。董先生永远是风度翩翩的。男人的风度来源于心灵的伟大。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联大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纪念周恩来时说的，当时我不满二十岁，在寒风里听大喇叭播放各国政要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悼词,就牢牢记住了。此刻又想起这句话,用在董先生身上也很合适。

董先生啊,你的离去,让我不舍。

湖畔

——鲈乡笔记之十二

陈鹏举

坐在华亭湖畔,突然想到,世界上有许多的湖畔产生过隽永的哲思。这会儿的我呢?于是慢慢想起来。

记得郑逸梅先生曾经寄我一篇文字。那时我在上海的一家报纸编副刊。他的文章标题,好像是“我是怎样遣我有涯的晚年生活”。那时我还年轻,好像是读着遥远的将来。连带想起的还有异国的那个青年写的著名的问话:“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如今我的年龄已长他一辈，读这问话，好像读着流失的过去。

人,说是用头脑思想的,为什么常会怀揣奔鹿,或者心承磐石？心爱之人,心痛之人,都说是心在煎熬。除了心,还有心肠。譬如说,菩萨心肠,是善念。善念不就是一种思想吗?

这会儿,我决定用心思想,也指望由心肠去缔结善念。

有记忆之初,我是个极傲之人,也是极卑之人。极傲,是因为获得了生命。生命真是个奇迹,可以有一颗海洋之心、大地和星辰日月通明之心。同时又是极卑,在现实的境遇里,在红尘之边,无人见怜之处,无声息地活着。没有好的门楣,没有家学,进不了好的学府,在天下汹汹的年代，活得像个虫豸。因为卑下,可以痴看草色和花朵,聆听鸟的嘀咕、鱼的唼喋。雪泥鸿爪,真真切切,为之心肠痛惜,时间长了,很庆幸地生出了善念来。

尘埃里的书是看的,家里没有,一个人站在旧书店里的书柜前看。一本有关屈原赋的书,感动心灵,至今还记得封面左下角是朱痕的白描云中君。还有古人的笔记、类书,怪力乱神,读了不少,感觉亲切,心和心肠因此可以很温文、很平和。尘埃里的戏文也好。京剧里有句唱词:“鹏举儿立草堂听娘言讲,好男儿理应当天下名扬”。父亲听了，也让我名叫鹏举了。岳飞是平民出身吧?精忠报国,很自然成为平常人家的一个善念。

十几岁时候,家国都摊上了大事。善念保存了我。看见老师被挂牌揪斗,我独个儿离开了。没有重要的想法，只是知道老师不能不敬。之后好些年,心像荒芜的池塘,年年生出卑微的青草来。百无一用,也就手中的笔可能养家。有了一个机会，得回答一篇影评好不好，这影评鞭笞了文人的苦楚。回说写偏颇了,理由是:我相信文人爱祖国。我被理解。善念,真的可以结出秋实来。

出生在北溟的鱼,看起来可以去南方了。羽翼的力量不够,狂飙难以凭借。磨蹭了三十年,结果还在北溟的波涛里。

司马相如的赋写不了，他得的病竟也得了。汉家的大赋沉浸在心里久了,司马相如的病挡不住。这一点也值得骄傲吧?“高高秋月病相如”,这诗句,由这病换来,留在了心里。

“剪断心肠总不能,扶摇羊角更无凭。十年染得相如病,辜负前身渡海僧。”父亲取名,不知他是否在意了鹏和海的关系，或者说他心思从未离开过海。我的故乡舟山在海里,鹏的前身或者说幼年是鲲,在海里,所谓北溟。后来成为鹏了,还是在海里,所谓天池。命系于海,不能不想到孔丘的誓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也不会忘记传经东渡的鉴真,和我的故乡不肯去观音。

鹏和海，教我毕生的心和心肠，缔结善念，还有思索。人生的许多事情是不能辜负的。无所谓极傲和极卑。此刻坐在华亭湖畔,慢慢地想,想着让自己的心痛快,让自己的心肠不纠结,温文平和。感恩获得的生命,感奋一己之绵力,报效这一生所受之深恩。

走进真实

孙小琪

我和梁晓都曾是复兴中学学生。梁晓文采好,口才也好，与人辩论巧舌如簧，在校园里是有知名度的。后来我们都去了安徽蒙城当知青，不在一个公社,有时也会见到。

2014 年春节，我去德国看望身患重病的梁晓。Neuss,两千年前古罗马军团的驻地,一个人口 11 万的德国小镇，宁静安逸，梁晓和妻子小林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

梁晓家里墙上，有一幅颇有气势的笔力韧性的书法,是苏轼的《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被吟诵千古的佳句，想来也是主人的心境。梁晓说,这是我生父写的。梁立言,八十年前复旦大学学生，很偶然的，认识了马路对面翔殷路上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的学生王文仪，日后结为夫妻。抗战中梁立言成为国民党高级军官，新中国成立后身陷囹圄，夫妇俩走出大半个世纪跌宕人生。而 1949 年出生的梁晓，自幼过继给身为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姨母姨父，就有了自己说不完的故事。梁立言刑满释放后,被彻底平反，辞世前是上海文史馆馆员。如今,他们都已去了另一个世界。

在 Neuss 的几天,每天晚饭后，坐在木质长条餐桌旁，我们聊家事国事天下事。我建议梁晓可以写写自己家族的故事。这个话题不是第一次提起，必定也是梁晓心里盘桓已久的心事，只是一直没有动手去做。

我相信每一个渐入老境者，面对内心，回忆似乎比展望更多，何况还是在远离故土万里之外的异国。梁晓生父留下很多记录和录音，梁晓对这位分别三十年后又重相识的父亲,会有怎样的情愫?曾经站在两个政党阵营的生父母和养父母,命运迥异,连接的纽带，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亲情。在她们的青少年时代，都有着投身革命的相同热情。历史像一锅五味杂陈的汤，扬弃了水分，剩下在锅底的,就是抹不去的了。写出父辈的故事以及由此而来的自己的故事，应是梁晓久已有之的夙愿。

2014 年春节后,梁晓订出了写作计划，开始行动。他从 Neuss 把写好的章节发来给我，我也会及时无保留地提出建议。

我没有想到重病的梁晓几乎完全按照自己定好的时间计划在推进。很多个晨昏，我在电脑荧屏前读那些文字，面对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无法淡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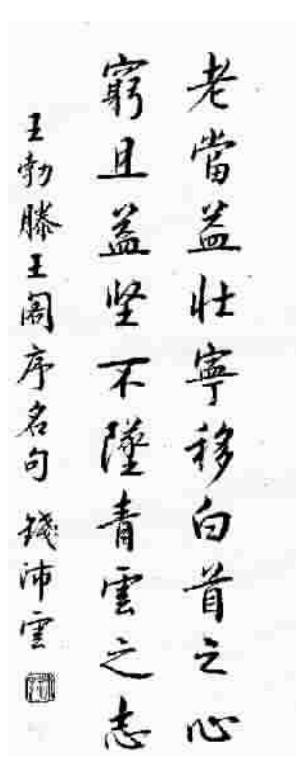
“文革”中,梁晓养母由于被揭发“包庇”尽管已离婚但仍被作为“反革命家属”对待的生母,因而姐妹俩被同台批斗。妹妹悄声对姐姐说:“不要去死,我们没有死罪!”姐妹俩一起爱着一个孩子，而这个已成为高中生的孩子,曾经狂热而忘我地投身于“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

2015 年,梁晓竭尽全力地完成了全书《从梁村到山阴路》。

书准备付印的时候,天安门正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排在最前面的是坐满抗战老兵的车队方阵。耄耋老兵，有一位从头至尾举着右手,是标准的军人敬礼。我的心头翻起波澜。

梁立言留下的遗言里说:“不必为我而悲伤,应勇敢接下社会进步的接力棒。我当为你们的成就告慰。”这很有我自幼熟悉的那个时代的豪迈。梁晓的书,可以告慰前辈的成就。

走进真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都来得及。



书法 钱沛云

送礼的奥秘

周炳揆

近来，专家们对“送礼”有不少研究。比如说，有一个实验针对 122 名大学生，要求他们互换礼物，然后说出送礼前与后的感受，是否和送礼一方拉近了距离等。

这个实验结果使专家们深感意外，因为普遍的看法是送礼要送受礼者喜欢的东西。我倒是有一个亲身经历可以印证上述实验结果——某年我过生日，一位朋友送我一张饭店的礼品卡，特别向我推荐这家饭店的烟熏鲳鱼。我吃得津津有味，至今，我一直记得这位朋友的礼物。

有些人喜欢在送礼时加一件小玩意以增添情趣，比如说在白兰地酒的礼品盒上放上一支式样新颖的钢笔，或者在精致的巧克力礼盒上附上 10 元星巴克的代用券等等。

最近的研究显示，受礼者并不欣赏这种捆绑式的礼品，他们会下意识地把两样东西的价值平均化，这样，那件小玩意非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你礼品的价值。

所以，送礼并非越多越好。

送礼给男人（特别是男朋友）更是要特别注意。专家们调查过多名男女情侣对对方所选择的礼品的反应。

有一项发现颇为有趣，女人收到不合适的礼品，并不会影响她对双方关系前景的看法，男人则不然，不合适的礼品会使其很敏感，产生一种自己是另类的感觉，自然也会影响他对双方关系前景的评估。

专家支招说，送男人礼物最好从双方有共同点的地方去考虑。

例如，男女双方都喜欢游泳，那么，送一副高级的、带有偏振片功能的游泳眼镜是一个绝好的选择。

时下，一种新颖的送礼方式开始流行：那就是以受礼者的名义向社会作一个捐赠——它可以是一套给贫困地区学生的课本，或者是捐赠现金支援急需动手术而又无力支付费用的病人。

然而，众多受礼者却表示宁愿收到实实在在的礼物。有人称，即使是最普通不过的旅行包也表示了对方的一片心意，而不是像“捐赠”一样纯粹是道义上的承诺。

专家们认为，关系较远的人，夫妻之间的送礼，送捐赠物并不合适；相反，非常亲密的朋友不会反对接受捐赠物，而父母亲则非常乐意看到孩子们送给他们捐赠物。

体味受害人的疾苦

郑维榕

这起涉案金额 45 万元人民币的案子与陈松日常承办的动辄案值上千万的案件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可报案人的眼神告诉陈松,45 万对于这家举步维艰的浙江小型民营进出口企业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陈松,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四支队探长,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直觉告诉他,这起案件有可能不是一起刑事案件。然而任何判断都需要证据的支持。可是这案子的关键当事人,一名年过八旬、在沪经营多年的日籍老太太明子,半年前因为身体原因突然离开了中国,从此杳无音讯。能否找到明子,对案件的定性和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陈松开始了漫漫寻人之路。

然而一开始,现实就给了这位“信息化岗位能手”一记重重的闷棍——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排查了所有可利用的资源,但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于是,他转变思路,对海量互联网公共信息进行筛选排查……又是一个不眠夜,终于找到一条模糊的信息,显示明子曾在中国注册过一家公司。虽然这家公司目前已经注销，但某律师曾经担任该公司的法律顾问。陈松立刻联系到该律师,然而这位律师告诉陈松，自己担任明子公司法律顾问已经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他早就与老太没有联系了。线索又断了。之后,陈松将能够查到的明子名下的所有公司挨个查访了一遍后,依然毫无进展,案件陷入了僵局。

这天,正轮到陈松值班。他又拿出老太太的资料仔细翻阅。一边看,一边分析,陈松突然灵光一闪，明子一个人在中国待了近十年,又不怎么会说中文,生活上总有种种的不便利，最有可能帮她的人当然就是她原来公司的员工了。再加上明子是突然回国的,总有些事务未了,说不定这中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呢!想到这儿,陈松立马想方设法找到了明子公司原人事部门负责人的联系方式,至此,寻人之路终于出现了一丝曙光！但是这位人事主管并不愿意多谈,说了几句就匆匆挂了电话。此时,陈松接到了明子公司经营地的大厦物业经理打来的电话,说看到了该公司的兼职会计。陈松顾不上吃午饭，立即冲到大厦物业管理处,见到了那位会计,一问才知道,明子的公司早在半年多以前就因为经营不善倒闭,欠了许多债务，连办公室的电脑桌都被债主哄抢抵债去了,原先的员工怕受到牵连,都不愿意跟她扯上太多关系。掌握了人事主管的这种心态,陈松决定再次尝试与她联系。这一次,他成功地打消了人事主管的顾虑,并获得了相关信息。

这一次,终于找到了一名日籍业务员。原来公司莫名其妙的亏损都是日籍业务员没有及时与报案人通报业务情况造成的。自知理亏的业务员态度瞬间大转弯,不仅提供了明子在日本的联系方式,还表示愿意积极帮助报案人挽回损失。联系到明子后,明子表示愿意偿还对方损失。报案单位见能够挽回损失,主动提交了撤案申请。对于这类性质不明的案件,陈松费尽周折、不辞辛苦,只因为他把老百姓的酸甜苦辣真正地放在了心底里。

十日谈

猎狐之星

明起刊登一组《周末，来思南读书》，责编：杨晓晖。

夜光杯